

名家特稿

■胡竹峰

湘湖诗会

■王毓

萝卜干处处可见，以我所食的口感，四川萝卜干是善本，萧山萝卜干是孤本，高淳萝卜干是珍本。人近中年才知道萝卜干之美，吃白米饭，配萝卜干，如锦上添花。萝卜干似《回乡偶书》，淡瘦里有一种高调。

我眼中的萧山萝卜干

天气暴热，倘无紧要事，总不愿意顶着大太阳外出。春花早就谢了，只待来年再开。树绿深浓，窗下遮住大片阴凉。这时节居家读书，喝龙井茶，吃萧山萝卜干，很惬意。

龙井茶每年收到一些，今年格外好口福，又得了几包萧山萝卜干。萝卜干处处可见，以我所食的口感，四川萝卜干是善本，萧山萝卜干是孤本，高淳萝卜干是珍本。善本不易得，孤本更难寻，珍本当爱惜。那几天，喝龙井茶、吃萧山萝卜干，看贺知章的诗，不亦快哉。

贺知章诗文存世无多，或许人家无意为文，小时候读其《咏柳》，再读《回乡偶书》，好在清浅绝妙，风味是江南三月的景物，近似今日拱桥上看西湖。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和几个萧山人闲坐饮茶，他们言谈用乡音。一旁听着听着，忽有欣喜，或许他们咬字嚼舌还有几分贺知章口音。历代论者对《回乡偶书》评价颇高，有清人赞说不知盛唐有如此淡瘦一种，却未尝不是高调。这句话用来注解萧山萝卜干似乎也相宜，淡瘦里有一种高调。

萧山萝卜名为“一刀干”，因长度与菜刀相近，加工时一刀可分两半而得名。外皮厚且白，含水量少。风脱水后，做成萝卜干，色泽黄亮，条形也均匀，咸甜适宜，入嘴脆嫩爽口，为正餐佐食下饭的小菜，也可以做日常的茶点。人近中年才知道萝卜干之美，吃白米饭，配萝卜干，如锦上添花。

旧年萧山人腌萝卜干，放在芦苇秆编成的帘子上任由风吹日晒，再塞进坛子里，压紧密封，一年后即成萝卜干。

萧山萝卜干可以久放，吃过一回二十年的陈萝卜干。存放二十年当然是偶然，萝卜干如隐士，藏在屋头角落。二十年后发现，打开一吃，有韧劲，颜色虽然似铁锈，味道却不失清华。几颗萝卜干放在白瓷盘里，像柳宗元《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诗句。

钓罢寒江雪后，舟翁的蓑笠该是挂在二十年萝卜干一般色泽的老房子里，土墙烟熏火燎，又清贫又高古，现在想来不乏诗意。清贫高古的诗意，格调不低，比锦绣灿烂好。是如今下笔的追求之一。

老家人也腌制萝卜干，用青萝卜或

水萝卜。萝卜很甜，空口生吃，极脆嫩，水分又多，炖汤、红烧都有很好的风味，做成萝卜干后口感倒是逊色了些许。每每用小碟子装一点，做下饭菜，比吃寡饭好。离乡多年，再也没有吃过老家的萝卜干，吃萧山萝卜干却勾起一些旧事。

乡俗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夏日吃姜的人很少，冬天吃萝卜却是常事。滚刀切大块，用砂锅炖，放点腊肉，格外生香，腊肉不必多，多则油腻。萝卜切成丁或薄片，夹以红辣椒以菜籽油旺火炒好，得了辣脆，是美味小品。

萧山萝卜干皮质硬，肉质也硬，硬中带脆，脆里有软，软而回香。地域不同，手艺不同，萝卜干有别，有些是硬香，有些是脆香，有些是软香，此间意思在唇齿驰骋。有一年在南京吃高淳萝卜干，清脆里有浓浓的咸香，还有江南的鲜，据说历史有三百年了。

还有当零食吃的萝卜干，蜂蜜炒渍

过，近乎点心一类，多了甜香。高淳萝卜干清脆里有浓浓的咸香，那些还有江南的鲜，据说历史有三百年了。

萧山萝卜干起源于一百多年前，贺知章没吃过。陈年萝卜干的肉质像褪色的淡墨，新鲜萝卜干的肉质又像唐宋古旧的绢纸。贺知章草书手录过《孝经》，很奇怪，我居然觉得萧山萝卜干有那一卷字纸的韵味。

（胡竹峰 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五卷本“胡竹峰作品”，《中国文章》《雪下了一夜》《惜字亭下》《唐人故事集》《黑老虎集》《西游记》等作品集三十余种。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丁玲文学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奎虚图书奖、刘勰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林语堂散文奖、滇池文学奖、三毛散文奖、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部分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



夜航船

■孙道荣

乡下堂哥喜欢吹笛子。

笛子是他亲手做的，他家院子里有一簇竹子，取最直的那棵，锯断，只用中间的四五节，直，竹节也均匀，是做笛子的好材料。难的是把中间的竹节打通。堂哥有足够的耐心。白天要跟着父母下地干活，他就晚上做。那时候乡下还没有通电，又舍不得点煤油灯，就在院子里，借一点月光，用凿扁的粗铁丝，一点点向里挖。月光见他勤奋，帮他照亮手上的竹子，一定还借了点光给铁丝的头，让它能在黑暗的竹筒中，看见前方的路。也许要从上弦月，一直挖到下弦月，他才能将整个竹节挖通，打透。他竖起竹子，向着月亮，他照见了月光，通透，明亮，不毛糙，没有一丝的毛边，这说明他的手工做得可真好。如果这天是满月，那就更好了，圆月的竹筒里，装着一个圆月的月亮，他看见了月亮的脸，而月亮也看见了这个乡下少年清澈的眼睛。它们都是乡村夜晚的光。

我一直相信，堂哥自己做的笛子，之所以能吹出那么好听的曲子，一定是因为他的笛子，是被月光照射过的。月光有多明亮，他的笛音就有多清脆；月光有多妩媚，他的笛音就有多婉转。

接着是挖笛孔。1个，2个，3个，一共挖了12个孔。为什么不是11个，也不是13个？我不懂，村里也没人懂。村

看到竹膜的那一刻，我明白一根竹子为什么可以在堂哥的手里变成笛子了，我也明白为什么竹子拔节时，声音也那么清脆好听，竹子天生就有一颗唱歌的心呢。

竹子天生有一颗唱歌的心

里只有堂哥一个高中生，比生产队的会计文化还高。那他愿意挖几个孔，就挖几个呗，反正是他自己吹，能吹出声音就行。村里的婶，都觉得这教书固然是念得连，却没能继续念下去，算是白念了。连他娘都觉得自己的娃，念书念出魔怔了。直到我们听到了笛音，从他家院子里怯怯地飘出来，村头的老槐树，还有全村的人，都打了个激灵。我们那个村庄，平时除了狗叫声，鸡鸣声，娃的哭闹声，张家的婶和李家的婆斗嘴吵骂声，生产队长吆喝大家出工的声音，此外，似乎就没有更多的声音了。堂哥的笛声，是个异音，很长时间，村里人的耳朵，是既欢喜，又不适应。

而我更感兴趣的，是堂哥给他的笛子贴膜。膜是竹膜，乳白的，薄薄的，像蜻蜓的翅翼。他撕下一片竹膜，在舌头上粘了点口水，然后捏住两头，覆盖在第2个孔上，又用两只手往两边拉，将膜拉平整，压实。他专注地贴膜的样子，就跟我以前看他趴在石凳子上写字时一样。才回乡半年，堂哥的手，已经长满老茧，看起来跟他大（爸）的手一样粗糙。这双一直拿笔写字的手，曾经比村里最俊俏的姑娘的手还要细腻呢。我好奇为什么别的孔就不贴膜呢，偏偏只堵它？堂哥笑着说，它本来就是膜孔啊，有了它，笛子吹出来的声音，音色才好。

我对这只贴了膜的孔，充满了好奇。你看看，堂哥吹笛子时，哪根手指一松，就从那个孔里飞出来一个音，那些孔里，仿佛都住了一个会唱歌的夜莺，一抬头，就给你放出一个好听的音。那个孔却从不出声，像堂哥在地里干农活时，别的人都有说有笑，只有他默不作声，只顾埋头干活。但我看到了它的轻微的颤动，每次堂哥向最上面的笛孔里吹气，那些气流就顺着笛管流淌，路过了它的家门口，它不堵它们，也不放出它们，只是微微一颤，那些气流就变成了好听的声音，婉转直下。

有一次，我看见堂哥又折断了一根竹子，我以为他又要做新笛子了。他摇摇头，膜用完了。这根竹子，可惜不能做成笛子了，但它将它的膜，都缺了出来。我第一次看到了竹子里面的膜。它是竹子的内衣。堂哥用针尖轻轻挑起一端，轻轻捏住，一撕，一揭，一个完整的竹膜，就被取下来了。它薄得像丝，柔软如绸。那是我小时候在乡下见过的最柔软，最好看的東西。看到竹膜的那一刻，我明白一根竹子为什么可以在堂哥的手里变成笛子了，我也明白为什么竹子拔节时，声音也那么清脆好听，竹子天生就有一颗唱歌的心呢。

我考上大学时，堂哥送了我一只笛子，也是他亲手做的。他是我们村的一个高中生，而我是家族里的第一个大

学生。那天，堂哥喝多了，临别时，他一直拉着我的手，眼里闪着光，像贴了一层膜似的。

后来，听说他组了个小乐队，专门为乡邻办红白喜事。我以为他自己在乐队里吹笛子，有一年春节回乡遇见他，他笑着说，他早改吹唢呐了，那玩意音量大，洪亮，喜庆，乡亲们喜欢。至于笛子，那是自己闲暇时吹着玩的，唢呐才是生活。倒是乐队里的女鼓手，喜欢他吹笛子的样子，嫁给了他，成了我的堂嫂。

远离家乡后，我回乡的次数少了，与堂哥也慢慢不怎么联系了。去年，妹妹从老家来，带了一些新鲜的番薯来，说是堂哥特地送到家来的。我问堂哥近况，妹妹说，他还是那个样子，唢呐也吹不动了，现在就是种点地。我问妹妹，他现在还吹笛子吗？妹妹想了想，好像也很久没听到他吹笛子了，村里大多是老人和孩子，手机里好听的东多着呢，嫌他的笛声烦，他也就不吹了。妹妹说，堂哥挺不容易的，把三个娃，一个个送进了大学，现在几个堂侄，也都在外地工作成家了呢。

这真是一个值得欣慰的消息。我的堂哥，他一直是我记忆里不一样的一缕乡音呢。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知名作家）

■蒋兴刚

风景独好

当年海子的一首诗歌写到了德令哈，德令哈人在巴音河畔为海子建设了诗歌陈列馆、诗歌碑林，而诗歌节连续举办了多届，内容丰富，影响广泛，成为整座城的节日！

我喜欢德令哈的夏日黄昏。

从八点左右开始，照了高原长长一天的太阳终于有了倦意，缩到了祁连山脉背后。这个时候，再没有紫外线照射的烦恼，出门的人们放肆多了，穿着轻薄衣服沿着巴音河走动，被凉风吹着甚是惬意。这个时候晚霞不散，天空藏蓝深邃，对岸华灯初上，小城其乐融融。

到德令哈的第一天，晚宴结束我就迫不及待沿着记忆走到巴音河畔。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德令哈，两次都是受邀来参加海子诗歌节。说到海子诗歌节，不得不夸赞一下德令哈这座高原小城，因为当年海子的一首诗歌写到了德令哈，海子与这座美丽的城结下了不解之缘。十几年前德令哈在美丽的巴音河畔为海子建设了诗歌陈列馆、诗歌碑林，成了游客和市民往返流连的文化高地精神家园。而诗歌节连续举办了多届，内容丰富，影响广泛，成为整座城的节日！

此时的巴音河畔是放松的，一个从海拔几米的地方来到海拔接近三千米的高原，心上的紧张就不用说。试着沿河走几步，深呼吸，这个时间段这个地点是做缓解疗法最合适不过的。我对巴音河的印象深刻，它的名字蒙古语称“巴音格勒”，意为“富饶的河”。巴音河纵贯德令哈市区，是境内最大的河流，被称为德令哈市的“母亲河”。河的两岸，大理石的

栏杆，花岗岩的游步道，植被茂密，高高的白杨林一眼望不到头。海子诗歌陈列馆就建在巴音河畔白杨林下，此时的陈列馆灯火通明，门前一座八角飞翘的亭子里，有的游人坐了进去，惊讶白杨树齐刷刷翻动叶子，配合着流水声，宛如一场交响乐的起始。突然间觉得“观景不如听景”，你就忘记了高反，忘记了疲惫与倦意。

几乎所有诗人的秉性，走到一个有诗意的地方总想把自己的作品留下来，哪怕仅仅是声音。几天后和李南等一众诗友同游，漫步于此小歇，有人提议翻来自己的诗歌诵读，甚有趣趣：

德令哈的黄昏我无法判断它的开始也无法判断它的结束
它像天空掷给我俩的一粒石子
渐感清凉

在巴音河桥上我们没有谈起海子的姐姐
恍然一梦，让巴音河的原声自由流淌
我们谈论江南

三千里外的爱人、孩子
像遗忘及时跳出来
哦！再没有哪种力量可以让一个
黄昏如此漫长

这是我上次参加完诗歌节后写给德令哈和这片黄昏的，或许也是当晚诗人们最真实的感受。前些时候父亲亡故，一直守孝在金家埭，陪母亲吃饭，给父

亲上上香，整个人很是颓废麻醉。守孝期满后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我把记忆中的小城唤醒过来，也翻到了这首小诗。是啊！像遗忘及时跳出来，诗歌永远是声音最好的丹药！

从参加上次诗歌节来到德令哈，一晃过去五六年了。海子依旧安静地端坐在这里，供养这片土地以诗意，而自己偏安于江南为生活困顿；高原的黄昏依旧准时地报到，准时地离开，仿佛她只负责留给人间以祥和与美好！在南方的吴依软语间生活，这五六年来自己的变故何其之多，经历了三年疫情，经历了与肺癌晚期父亲的陪伴，如同所有的苦难同时降临，我总是焦虑，怀疑自己写诗的笔是不是重到再也举不起来了！记得上次离开德令哈我告诉自己一定会回来。我姑且称它们这种离开与到来为小周期吧，再次踏上这座高原之城，我相信自己的运气会渐渐好起来，走出阴影。

几天的活动安排得很紧凑，这里看看，那里听听。主办方不光安排了参观、研讨、朗诵，还开创性地安排诗人们走进社区走进企业，让诗歌走入市民百姓中间。当然，几场重要的活动地点都选择在海子诗歌陈列馆举行。这个时候的陈列馆人头攒动，人们在读海子的诗歌，也在读别人写给海子的诗歌，仿佛参观陈列的人把最美好的时间留给

了最美好的人间。站在海子雕像前我想，绝大多数当代诗人的心里都有自己的一个梦，心底都藏着一个自己的姐姐。在海子的笔下，姐姐是干净明亮清澈的，就像窗外的小城，夜色笼罩下的巴音河，海子勇敢地把她喊了出来，而我们只是晦涩一笑！从陈列馆出来再次回到巴音河畔，此时的夜带走了最后一缕霞光，气温也陡然冷了，德令哈的黄昏就像巴音河掀起的白浪，稍纵即逝。“也许好景有人情之暖”，如我与亡父最后相伴的时光，但它留给你的又是那么短暂，稍纵即逝。

最后还想补记一笔，李南是目前国内公认的好诗人之一，鄙人读诗写诗近二十年，从触碰诗歌开始就读过姐姐大作，但一直没缘得见，这次德令哈之行也算遂了心愿！

（蒋兴刚 男，1976年生于浙江萧山。诗人、作家，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出版文学作品多部，有作品在《十月》《诗刊》《天涯》《青年文学》《民族文学》等发表。曾荣获浙江省“新荷十家”作家；浙江省文学期刊发表奖；杭州市青年文艺人才称号等。）

掠过多桥的老街，白鹭
没有高歌，没有低吟
我为什么要追问？
飞来时，迎柳桥晚风红霞
点拨圈圈涟漪，摆脱层层罩衣的女人
枕在湖底的花种，蓓蕾撑破水面刹那
也从地平线里挤出一颗嘟嘟的珍珠
渔村，是为你红扑扑的生命而设的龙宫
把你抱起，湖面上下潜藏的所有精灵
放飞一封封潮湿的家信，解放幽暗
一个新生者、创造者将自由地生活
“掬星岛边，是为我而来的众生
让你们的爱成为我的影子
让你们的辗转成为我的字迹
我闪亮的瞳孔将来自你们创造的童话
湘湖，是相聚的码头，是离别的渡船
出自阴影，出自太阳”
“这个夜晚，我会用哇哇哭声赶你们回家
今夜，妈妈喝酒，爸爸流泪
我们会跃上鲤鱼，回到岸边
城山下的每一朵莲花都能听懂我讲话
飞龙和圣鸟将我哈哈的笑和淘气的鬼脸
在长大之前留给你们
叔叔阿姨，逡巡于宫时光与声在幽暗中的幻影
是世界真挚的回声吗？”

渔村满月

虎与雁

“奶奶，太阳拉起我也拉起梦中的殿宇
为什么？借由石阶与石阶的不平等
您、父亲和我步步高升”
“宝贝，前往古渡幽处
它明白，这山上盛产最大的平等
——虎啸时飞落雁也飞”

朝花夕拾

■郭红兰

又到月圆时分，月光下住在芦苇荡边的你，还认得自己的家吗？

蒹葭苍苍今又是

二千五百多年前，你从诗经里款款而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在水一方的佳人始终飘在迷雾的那头。

我深深地意识到，我因她而滥发的思绪依然可笑，但“芦苇深花里，渔歌一曲长”的景象仿佛定格在脑海里，很小的时候，很自然就熟识芦苇，还有苇荡里飘出的渔歌船夫、野鸭白鹭，多少个夏日炎炎的午后，趁大人们午睡的当口，我们偷偷溜出来抓一种腿上带毛的小蟹，抓到的惊喜和被竿的尖叫洋溢在一片苇花中，然后，坐在苇秆和软软的芦花上用苇叶编一个小小的苇叶船，你可曾看到过一个扎着羊角辫带个蝴蝶结的小女孩专注地把两头的苇叶小心地撕开，然后以苇叶茎为中心两头交叉，小心翼翼地做苇叶船的神情？专注而凝重，那就是小时候的我。我们把做好的小船轻轻地放进江里，然后等一阵风，或者有船开过的时候有涟漪晃过，然后看它一路颠簸漂流而去，直到看不到，我们像个老练的船长，小小的芦苇船承载着我们的梦想，让它漂到杭州，漂到上海，漂到更远的地方……

芦絮飘飘，白雾茫茫，那一年秋天，我离开江边，出外打工，渡船撑开杨家渡渡口的那一刻，我就一路盯着芦花渐行渐远，泪眼朦胧，在没有微信手机靠发电报的时代，去杭州仿佛也是很远的地方，浦阳江的芦花一直在游子的梦里，久久不能散去，就是在城里看到芦花扫把，也是沿江的芦花在眼前飘，或者想起跟奶奶一起采芦花看她在门把上绕扫把的情景。

童年的记忆慢慢远去，唯有故乡这片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芦苇，还那么让我魂牵梦绕，沿江一带的湿地里，大片大片的芦苇一岁一枯荣，不问归路，从春的翠绿到夏的鲜绿，再到晚秋的清灰白柔美及至被白雪完全覆盖，周而复始，从不间断……

转眼，又到了赏芦花的最好季节，且放苇叶天地外，素衣闲坐赏芦花。渔浦日落，芦花深处，晚风中婆娑的芦花，或浅紫或银白，曼妙里透着庄重，苍茫里满含热烈，蓬勃、恣漫于天际，无垠到天涯，成片的芦花，在西风里幻化成一片雪海，霞光辉映下的芦花更是平添几分无可抗拒的魅力，这个时候，假几杆芦花坐在江边，软软柔柔地被花枝轻拂脸庞，听船开过渔夫晚归的号子声，看野鸭在苇荡里恩爱、蜻蜓在苇花里驻足，想一想曹文轩描述的《青铜葵花》，他们在困苦的岁月里，把芦根当成最美味的大餐，做芦花鞋度过最艰难的日子。芦花，虽然朴实无华，着实给了我们快乐的童年和大美的享受。

夹岸复连沙，枝枝摇浪花。
月明浑似雪，无处认渔家。
又到月圆时分，月光下住在芦苇荡边的你，还认得自己的家吗？